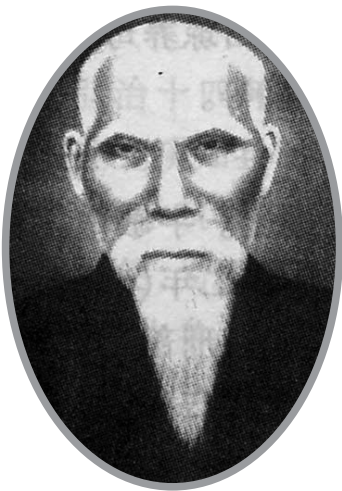


珠崖故影

渡海赋诗识良材

钟业昌



潘存像。资料图

海南文昌举人潘存，是历史上提出海南建省的先声者。如今我们从他的一些学行纪事中，知道他的科举之路异常艰难，好在他两遇对他关怀有加的“戴公”，得以在33岁时中举。这位“戴公”是晚清与张之万（张之洞堂兄）齐名的著名画家戴熙（1801年—1860年），时称“南戴北张”。



戴熙《云岚烟雨图》。青岛市博物馆藏



戴熙画像。来源：《河北博物院画刊》

两度巡试到海南

戴熙，字醇士，浙江钱塘（今杭州）人，咸丰十年（1860年）太平军攻克杭州时死于兵乱，谥号“文节”，故后世称之为“戴文节”。戴熙于道光十二年（1832年）中进士，入翰林院。道光十八年（1838年）七月，道光帝下诏命戴熙提督广东学政。

学政是清代主管一省学校政令及岁试与科试的官员，定期巡视各府州，由皇帝从进士出身的官员中钦派，属于钦差性质的“差遣官”。戴熙有诗《余出按高廉雷琼四部鄂士将归就试省署话别二首》，说明他任广东学政，重点是巡视高州、廉州、雷州、琼州四个地方。

戴熙于1838年启程南下，翌年年初作《元夕吟》，有云“去年元夕在乡国”“今年元夕到海南”。“元夕”同“元夜”“元宵”，即正月十五日上元节的夜晚。诗中的“海南”，当泛指南方。1840年，戴熙从徐闻县渡海到海南岛。

5年之后的道光二十五年（1845年），道光帝又命他第二次提督广东学政。

戴熙在《重度梅岭感赋四首》诗中自注：“戊戌（1838年）奉命典学粤东，庚子（1840年）受替，乙巳（1845年）复奉命典学粤东，离粤正五载。七月十六日度岭，憩来雁亭。”

在海南试毕，戴熙坐船至廉州，于1845年末到达肇庆，1846年，差竣抵京。

4月8日，海南省潘存文化研究会在海口成立，该研究会旨在开展与潘存相关的文献整理、学术研讨、文旅融合等领域的活动。

潘存（1818年—1893年）是晚清时期从海南文昌走出去的举人，在儒家思想、文学创作、书法创作和理论等方面均有成就，其书法作品更是为日本、朝鲜、韩国等东亚国家的书法爱好者所喜爱和追捧。晚年的潘存辞官返琼，离世前的十年间，他兴办团练，首倡建省，创办书院，奖掖后学，但凡力所能及，无不躬身行事。本文作者在搜集、整理、研究有关潘存的文献资料时，发现与之交集的同时代名流，除了举世闻名的张之洞，还有其他文化界和政界名人不下三十人，其“朋友圈”的含金量非常高，为挖掘海南历史文化提供了新视野。本期海南日报文史荟，我们先聚焦发现潘存才华的伯乐、浙江钱塘籍诗文书画大家戴熙。

编者按

渡海诗篇耀海疆

千百年来，从徐闻渡海到海南岛的古人不知凡几，而以“渡海”为诗题，除了北宋苏东坡的《六月二十日夜渡海》和南宋李纲的《渡海至琼管天宁寺咏阇提花三首》、李光的《渡海二首》等七言古诗外，要数戴熙的了。

不同于前者皆以贬臣身份渡海，所写多是个人的人生际遇，戴熙是朝廷命官，他再现的是渡海的壮丽景象与情感顿悟，可谓“渡海诗”中的罕见篇章。

第一次渡海时写的《渡海》诗，首四句就是海南地理的气象万千：“中原地脉伏，起与南荒通。琼台千里洲，浮海气象雄。”不但将海南自然地理提升至文明交融的高度，更与苏东坡的“沧海何曾断地脉”形成跨越时空的深层对话。次十二句铺陈的是琼州海峡神秘的夜景图：“暗潮长戌亥，乘火开滕幢。水光搏丹穴，夜色黝青铜。元气忽混合，八面号罡风。俯仰惟一白，粒粟凌虚空。大星现南极，光射珊瑚丛。群龙各吐珠，晃荡波涛红。海豚时出没，走入蛟鼉宫。月上蜃气改，万象归牢笼。”作者以戌亥时辰（晚上19时至23时）乘船所见，融合神话意象与自然奇观，再现了壮阔变幻的渡海图卷。末四句是登岸的生命顿悟：“迟明望城市，毫发浮苍穹。登岸始知讹，六合收双瞳。”

作为经世派官员，戴熙的诗作亦直面时代变局。他在《后渡海》诗的题目下自注：“时闻英夷私贩禁烟，天使令献烟赎罪不从，勒兵断其食，夷吏始用命。”此“英夷私贩禁烟”事件，正是鸦片战争的前奏。不经意间，《后渡海》诗记录了中国近代屈辱史开端的一幕：“中军夜起驰兵符，凌晨战舰罗公徒。鼓鼙牙纛闲不用，结束誓无济海桴。舟人起尽尽貔貅，目转铙路手秉枹。瞬息百里骋豪快，旗门燕坐雄千夫。船厨门炮铁花繡，神物铸自乾嘉鑪。神物铸自乾嘉鑪，何不西轰碧眼奴。国家蒙养近百载，哀其穷蹙怜其愚。饥鹰饱食不扬去，贪狼竟敢轻天弧。”当中“神物铸自乾嘉鑪”一句的重复使用，既强调武器装备年代久远（“乾嘉鑪”指乾隆嘉庆年间铸造）而精良，又感慨当下未能有效使用。从“何不西轰碧眼奴”（“碧眼奴”代指西方侵略者）的真情呼告，到“国家蒙养近百载”的无情批判，这种爱国精神和批判意识的充分流露，既显士大夫的家国情怀，亦隐含对清廷妥协的不满。可以说，《后渡海》既是鸦片战争的血性注脚，也是传统文人面对变局的思维标本。

这次在海南期间，戴熙以诗人之眼捕捉地域风情。如《宴观稼亭》：“城东十里尽春畦，城北茅堂望望迷。过雨异香吹穉穉，接天平碧虹霓霓。腥风起起榔榔瘴，怪树遥闻鸚鵡啼。润酌旧亭今在否，汲泉重忆壁龕题。”观稼亭在乾隆、嘉庆年间是文人士士荟萃之地，戴熙为之赋诗并题额。光绪十五年（1889年），观稼亭改名观稼堂，与五公祠、学圃堂、五公精舍连在一起，成为一组名胜古迹。

1845年秋天第二次南下时，戴熙又创作出堪称渡海题材的典范诗作《渡海和陈作梅（鼎）二首》：“海安城外碧琉璃，对此茫茫有所思。月升洗争气象，水天混合孕华夷。寻常舟楫轻难托，杂遝鱼龙险未知。低是仙云长缥缈，停空不语看恢奇。”“金鼓腾腾发舵楼，早潮晚汐趁奔流。尽破破浪乘风愿，易起崩云屑雨愁。积厚终疑无地载，凭虚益信此生浮。慰予幸有元龙在，入海求诗气正遒。”作者以再次渡海的亲身体验，融入宏大场景，无论是“水天混合孕华夷”的哲学思考、“尽破破浪乘风愿”的壮志情怀，还是“凭虚益信此生浮”的生命感悟，都把清代“海洋诗”书写推向新的高度。

此外，戴熙还以画家之眼捕捉自然灵性，乃至让海南“黑猿”也入诗。其《黑猿》写道：“朱崖玉面猿，跳掷颇骄豪。元衣称垂绶，长臂初脱圈。知白守其黑，岩穴甘隐遯。猥被主人怜，拘系遂忘返。天寒朔风起，苦念俦侣远。有时发长啸，迥首望垒巘。世情觉未深，还山当不晚。”

戴熙1838年南下时，道光皇帝对他说：你的画虽清幽绝俗，但是在你胸中眼中，只是吴越间的山水，此次到广东去，可以看到匡庐、罗浮的胜迹，巉岩重叠，雄丽幽深，别有一种奇致的山河，收拾画中，你的画意愈加要进步了。你的品学，我素来知道的，希望你在公余之暇，仍旧从事绘画，可以成全你做一个老画师。果不其然，到了广东及渡海琼州之后，戴熙笔致超特，成为了一名大画家。

戴熙《忆松图》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

戴熙以学政身份两度巡试海南，不但为海南留下珍贵的文化印记，更成就了海南科举文运的一段佳话，尤其是以慧眼识拔像潘存这样的天涯才俊。

潘存，字仲模，别字存之，号孺初，清嘉庆二十三年（1818年）十二月出生于文昌铺前。他七岁入私塾，读书一目十行，异于常童，为老师所称奇。十二岁作文时，下笔滔滔不绝，每成一篇，辄传诵一时，被乡里视为“神童”。虽有天赋，但潘存的崛起，却是始于戴熙的两次关键提携。《潘孺初先生哀启》中记载：“年十九，丁先大父艰，服阙就试，以第一名补弟子员。时督学使者为钱塘戴文节公，奇赏其文，以远大相期许。冠军之作，脍炙人口，一时传钞（抄），几于纸贵。年二十八，戴公复督学来琼，岁试第一名补廪。”

潘存十九岁的时候，遭逢父亲去世，守丧三年期满后参加童试，受到戴熙的赏识，录为县学生员；戴熙再来琼督学时，见潘存仍困于科场，遂录取为由公家每月给以膳食的生员（廪膳生），为其解决生计之忧，得以专注赶考。戴熙可说是潘存的命中贵人。

戴熙对潘存的赏识，可说是源于相似的寒门科举经历。他的《奉命督学广东出都恭纪》中有“我本寒贱，弱冠走京师，六赴公车”云云，说自己于1820年至1832年间，六次北上春闱，十几年后才得中试，入翰林院，也是备尝艰辛。戴熙深知举子艰辛，故对潘存的才华尤为珍视。

这种知遇之恩，在潘存曾传诵一时的组诗中亦有回响。在一次乡试归来路过雷琼道上的古驿——海康县的将军驿时，潘存写了《乡试归题将军驿壁（四首）》，意犹未尽，再来一首《前诗诗毕再题一绝》：“何事悲歌击唾壶，衔杯且自唱乌乌。休惊祖逊鞭先着，试问张仪舌在无？”潘存以满腹辛酸，在诗中尽情刻画了一个举子秋闱不售的感慨，道尽了天涯学子的困顿，表达对科举艰辛、功名未就的苦闷，以及时光易逝（“廿九韶光容易过，故人车马遍长安”）、人生无常的感叹，尤其是“绿水苍山千里路，青灯黄卷十年心”的苦读自况，以及“刺船几度访神山，弱水回风兴转阑”的科场拼搏，恰似戴熙“习苦斋”精神的天涯呼应。戴熙著有《习苦斋诗集》等，“习苦斋”是他自署的名号，励志感极强。

彼时，潘存曾到雷州半岛拜访“岭南才子”陈乔森（字逸山），海康天宁寺僧人闻讯持纸求潘存赐字，潘为之书一联曰：“佛语何如菩萨语，我诗不及逸山诗。”对联悬挂在天宁古寺，一时传为佳话。

咸丰元年（1851年），潘存在而立之年叩开功名之门——以辛亥恩科第55名中举，时年33岁。这一功名的取得，是个人命运的转折。潘存循例被授任户部福建司主事，开始了30余年的“京官”生涯。同年，崖州人吉大文也在戴熙的赏识下，成为“辛亥恩科”中举者。崖州《吉氏族谱》中记载，吉大文“为戴醇士学使赏识，游庠，嗣是应试，均列前茅”。《潘孺初先生哀启》中也记：潘存“与崖州吉少史观察皆于是科获隽，闻者羨之”。吉大文中举后，当时州人盛赞他开启了200余年崖州之文运。

潘存有几首诗，是表达对逝去的青少年时代至交好友的怀念之情的，当中有“说戴重来喜不支，而今难报九泉知”之句，这里的“戴重来”应指戴熙再次典学海南，但是这么令大家喜悦的消息，再也无法传知给九泉之下的至爱亲朋了。

戴熙与琼州优秀士子的相遇，造就了清季海南文运的最后辉煌。戴熙以两度渡海的诗文与官声，成为琼州文教摆渡人；潘存以半生苦读的坚持与建省的先声，成为南荒觉醒的注脚。他们先期的相遇，后来还有共同的“职业”经历——举办团练，书写了一段跨越“朔雪炎风道路遥”和“万里驰驱逢海外”（戴熙海南诗句）的文化传奇。

（作者系海南省史学会会长）

戴熙作画讲“四美”

■ 缪士毅

闲暇之时，喜欢翻阅《中国传世名画》等画集，每每为历代画家笔下的画作所吸引，譬如清代画家戴熙的作品。戴熙与画家汤贻汾并称“汤戴”，与画家方薰、奚冈、汤貽汾齐名，有“方奚汤戴”之称。

戴熙是道光年间进士，官至兵部侍郎，工于诗文书画，绘画擅长山水、花卉，其山水画曾师法“清初画圣”王翚，名重一时。他创作的木石小品、花草、人物无不精好，风格典雅，颇具风采。戴熙所作山水多擦笔，山石以干墨作皴，再以湿墨渲染，颇得物象的形态和神髓。

有趣的是，戴熙与同时期北方画家张之万齐名，张之万喜欢寄情书画，以文会友，以画交情，二人相互投合，互相欣赏，一起讨论画学，时称“南戴北张”。

戴熙画作题材较广，留下了许多画作，传世代表作有《忆松图》《仿王蒙秋山晴爽图》《重峦密树图》《云岚烟雨图》等。他的诗书画，都有名于当时，所画山水更加为世人所推重，恰如《清史稿》言：“清画家闻人多在乾隆前，自道光后卓然名家者，唯汤貽汾、戴熙二人。”足见戴熙画作在当时画坛影响力之大。

戴熙的《云岚烟雨图》立轴，纸本墨笔，从画面看，远处青山如黛，峰峦叠嶂，树木繁茂，山间云岚缥缈，意境横生。山泉在云岚下汇成溪流，沿山谷流淌而下。几座茅屋草舍俨然，建于山谷间平地，环境幽静，隐见屋舍中有人正忙于窗前，可谓“天人合一”。近处绿树凝翠，杂草丛生，流水潺潺，景象清明。纵观整个画面，布局精微，清新脱俗，仅凭笔墨勾勒点染，便展现出一幅青翠曼妙、又具气势的山水画，给人以无限美的艺术享受。

戴熙的《忆松图》长卷，画面山峦起伏，山势陡峻，山石嶙峋，无数松树扎根于山石间，枝干苍劲，针叶葱绿，尽显松树不畏逆境，顽强生长的形象。山间一股泉水滔滔不绝，泻入碧潭，泛起层层涟漪，为画面平添静中有动的情趣。而深藏于山坳间的读书屋舍，掩映于松林间，环境清幽，隐约可见有士人在此或饱读诗书，或吟诗作对，为画面中的自然风光增添了几分人文色彩，纵观画面，整幅画给人以雄浑厚重，品格高逸之感，加以水墨轻淡运用自如，使画面层次清晰，自然入妙。

《忆松图》右下方有画家的题跋：“地近方山，山有龙池云洞诸胜，多松，漫溪弥谷，旷望无际，常月夜行万松中，遇要氏兄弟，结庵读书其下，赋诗赠答，慨然有卜邻之志。后来京师，每值风和月霁，辄追忆之，赋写《忆松图》，落落五年未有以报，丁未早春，侨居都下颇忆古山松径……”不仅道出创作《忆松图》的原因，还恰到好处地优化了画面布局，呈现整体呼应之妙。

观赏戴熙的山水画作，在画面上常有松树点缀其间，除了《忆松图》，还有《松竹图》等。松树，不仅树姿优美，而且凌寒不凋，不畏逆境，坚韧不屈，其独特的风骨历来为人们所赞赏，民间更将松与竹、梅并称为“岁寒三友”。正因如此，松树历来成为画家喜欢的题材，不时入画，其道劲枝干、苍翠针叶呈现在画面中，既有美好的文化意蕴，也是画家精神气节的具象化寄托。

戴熙的绘画理论也成一家之言，其著作《习苦斋画纂》，对画理多有论述，既流露自己的绘画心得，也提出了对绘画艺术的见解，助推了绘画理论的升华。如他认为绘画应“画其神”，求其“生趣”与“生机”，摄其“影”，求其“意足”，“求诸骊黄之外”，得其“味外味”，认为“画当以神遇，若求诸迹，便落滞相”。

戴熙还认为“有志者不当以写意为事”，要求画须具备“四美”，即“功力厚”的“闲”、“智慧足”的“静”、“旨趣别”的“淡”和“气味长”的“远”。

他提出：“作画须得七候：一、精格（纸）；二、笔与手称；三、色墨净；四、新游山水，或新见名迹；五、索画者工赏鉴；六、意兴；七、工夫当不生不熟之际。七候备而后佳构成。”

戴熙的这些主张和观点，对于描绘自然景物，表现审美个性，提升绘画水平，具有启迪意义，也丰富了中国画理内容。

文史荟

投稿邮箱 382552910@qq.com